



苏雪林（1897—1999）是五四时期才华横溢的女作家，原籍安徽省太平县（今黄山市黄山区）岭下村，出生在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。在她跨越两个世纪的一生中，写有各类作品共五十余部近千万字。而这位集作家、学者、教授、画家于一身的“民国才女”，与天主教有着很深的情缘。

皈依天主教
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苏雪林全家来到上海，居住在上海租界。在此期间，苏雪林和天主教有了接触。看到徐家汇天主堂壮丽的规模，她开始“竟怀疑它是天生成的一座摩天巨岭”，“恍然觉得那座大堂在那里不住奔驰，怀疑它将崩塌，压碎了自己，只想抱着头跑开”，定神之后“自愧乡气，也不觉为之哑然”。接着，她被堂里的圣像所吸引，“那些神像的面貌又都是和蔼可亲，穆然可敬”。后来，苏雪林见到启明教会学校的校长和其他一些修女。临别时，校长抱着她并在她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，欢迎她常去玩。这些经历，使苏雪林感觉天主教是“世间一个最严肃、最美丽的宗教，我将来不信宗教便罢了，要信便要信你的天主教”。1913年，苏雪林随父亲到安庆，就读于教会办的安庆培媛女中。尽管只在这所学校上了半年学，但这段经历加深了她对基督宗教的认识。

1921年，苏雪林考上吴稚晖、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法学院。在法深造期间，她居住在天主教徒办的宿舍里，服务人员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宗教气氛浓厚。留学期间，母亲希望她回国结婚。考虑到学业未完，苏雪林写信给未婚夫，希望他来法国，却招来一顿讽刺。苏雪林收到信后痛苦万分，“万种风情无地着”，试图解除婚约却又遭到父母极力反对。

就在这段时间，苏雪林认识了天主教徒马沙吉女士和海蒙女士，获得她们母亲一样的关怀。她被马沙吉女士和海蒙女士的牺牲精神所感动，从她们身上认识了天主教的精神与价值，“我虽然奉黑格尔的话为科学真理，我却并不反对宗教信仰；现在见了马沙吉修女的苦行，更觉得公教的信仰之可贵了”。此时，苏雪林对天主教有了自己明确的看法。她认为，天主教信仰有三个特点，



第一是虔洁，教徒的牺牲精神是教人感动和钦仰的；第二是热忱，教徒的信仰是“人类最高精神之活动，是生命的火焰，是灵性的源泉，它是由感情的激发，它也是经过理智的考察的”；第三是“神乐”，天主教讲求的博爱无私，是人类真爱的表现，具有真正的道德之美，领略了这个美，自然心满意足，也就能获得“神乐”。苏雪林认为，中国圣贤和西方天主教的博爱在道德方面是相通的。

不久，苏雪林正式皈依了天主教。她的皈依，包含着对真、善、美的渴望和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寻，并由此得到了精神的依托，解除了心灵的困顿。在后来的生活中，每当感到空虚寂寞，一想到“茫茫人海中，除了胞姊之外，还有第二慈父徐（徐宗泽）神父”，她“便感到一点人情的温暖，激发生存的勇气”，愿做徐神父“一个孝顺的儿女，一个得力的助手，一个忠诚的朋友”。

文学创作与天主教

六七岁开始启蒙时，苏雪林读的就是一些教会编的伊索寓言和外国古代骑士故事。她被异域风光深深吸引，简直入了迷。受这些书籍的感染，“忽想自己来创作”，就这样，她写了一篇猫鼠大战的童话作品。这篇童话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些教会编的读物。

1925年，苏雪林因母病回国，由上海启明教会学校的校长理姆姆引荐，徐宗泽神父作了她的神父。徐神父是徐光启的12世孙，世代信奉天主教，先后赴欧美攻读文学、哲学及神学，并获哲学博士和神学博士学位，一生著述40余种，内容涉及哲学、伦理、妇女、天主教，可谓博学多才。徐神父主编的《圣教杂志》，被认为是当时天主教出版界的翘楚。徐神父鼓励苏雪林将自己皈依宗教的心路历程写成小说，于是苏雪林创作了小说《棘心》。《棘心》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，令无数读者倾倒，被誉为“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”。《棘心》各章原稿都经过徐神父的审阅，作品出版后，徐神父大力宣传，一时间这本小说在教会中不胫而走，获得许多欣赏。为此，苏雪林在《棘心·自序》中充满深情地写道：“他算是第一个‘偏爱’本书的人。现恰逢徐公逝世十周年，这本增订本出来，就算我对他在天之灵所奉献的一种小小的敬意。”

天主教倡导虔洁、博爱，这种价值取向常常出现在苏雪林的文学创作中。苏雪林的现实婚姻并不幸福，但她在《绿天》、《鸽儿的通信》等作品中很富诗意地编织了一个玫瑰色的爱情美梦——她正是以这些“美丽的谎言”来发现婚姻之美，利用文学作品宣扬天主教教义中的真善美。苏雪林的很多作品取材于圣经故事，如《绿天》以伊甸园为背景，《收获》使用沙乐美的故事，抗战时期创作的《炼狱》直接以圣经为题材。甚至，她作品的形式也受到宗教影响，好采用书信体形式即是一佐证。

学术研究 with 天主教

苏雪林一生的学术生涯也与天主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25年回国后，苏雪林同时在有教会背景的景海女子师范和东吴大学任教，后又在沪江大学任教。在东吴大学教授诗词选课程时，她写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著作，1928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。在这本研究李商隐的著作中，苏雪林“见人之所不见”，“言人之所不能言”，提出精辟之论，被誉为“文坛名探福尔摩斯”。

苏雪林在研究屈原的《天问》等作品时，屡见《山海经》中的昆仑四水、《淮南子》中的“帝之四神泉”等话语，由此想到《旧约·创世纪》有伊甸园四河之说。于是，她查阅法文本的《旧约》。《旧约》中说，伊甸园四河指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。当时她非常兴奋，“想到伊甸园四河既有两条为真实的地理所有，则昆仑四河、帝之四神泉是在西亚了。屈原的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许多不能解决的资料必须求之西亚始可。我想研究屈赋得到门径了”。苏雪林整个身心沉浸在这个灵感中，足足有十天之余，“睡眠时身虽偃息在床上，心灵则清清醒醒地醒着。我的一颗心像一颗晶莹透彻的大宝珠发射闪烁的光芒，照彻我灵台方寸之地，不，竟可以说照彻了中国几千年的故纸堆，一直照到西亚、埃及、希腊、印度等国的古代史”。正如阎纯德先生所说，苏雪林此时的学术灵感带有一种宗教色彩，她那种感觉是一种学术顿悟、一种宗教语境下的真实。

在这种奇异光辉的照耀下，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渐入佳境。她写《九重天考》时，文中有关利玛窦、阳玛诺的天文理论，都由徐宗泽神父代为摘抄。徐神父为苏雪林详细介绍了明末清初以学术传教的传教士小传，并代画了一张九重天图表。1948年，苏雪林与法国神父善秉仁合编出版了中英文版的《1500种近代中国

小说与戏剧》，1951年又由香港真理学会出版《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教》。

人生境界 with 天主教

苏雪林将天主教信仰内化为自己的人生准则，并进行具体的道德实践，进入“化境”。苏雪林一生所经历的曲折不可胜数，但她凭着一股矢志不渝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以柔弱的双肩昂首阔步地挺过来。

抗战时期，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。抗战一开始，她便将嫁奁三千元以及省吃俭用攒下的金条50两，悉数捐为抗战经费。她还不断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罪行，如《乐山敌机轰炸记》、《敌人暴行故事》等，激发同胞与侵略者斗争的决心。上世纪末，她回到故乡，动情而固执地念叨“我不要回去……”此时，我们仿佛听到了她的倾诉：“中国有锦绣般的河山，有五千年的文化，中国也出现过许多圣贤豪杰，中国也有伟大和光荣的史迹，我曾含咀她的文学精华，枕肱她圣哲的教训，神往于她壮丽的历史……我怎能不爱中国呢？”一世孤凄，始终与寂寞相伴，她的执著与坚强正是源于一位天主教徒的虔诚、热忱与博爱。

苏雪林一生践行天主教教义，生活俭朴，剩菜剩饭不忍丢弃，房间陈设简陋。这让仰慕者误以为她生活拮据，发起一场“募捐”，令人哭笑不得。苏雪林曾写过一篇散文——《当我老了的时候》，她说：“我死时，要在一间光线柔和的屋子里，瓶中有花，壁上有画，平日不同居的亲人，这时候，该来一两个坐守榻前……灵魂早已洗涤干净了，一切更无遗憾。就这样让我徐徐化去，像晨曦里的一滴露水的蒸发，像春夜一朵花的萎自枝头，像夏夜一个梦之澹然消灭其痕迹”——这样的境界或许就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最理想的归宿吧。

(作者单位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)

责任编辑 杨 君